

日主巖先生遺稿 後編 山

番外書冊

詩集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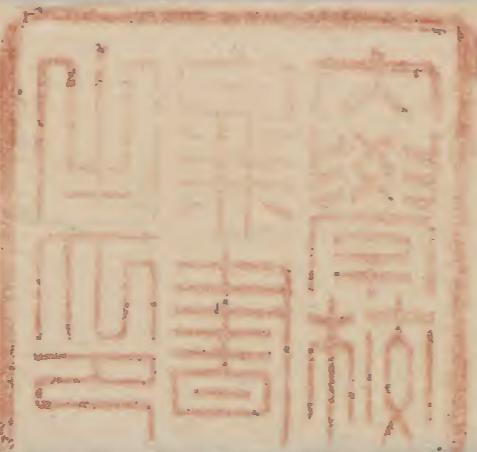
新刊

| | | | | |
|---|---|------|-------|-----|
| | | | 二〇六七一 | 和書門 |
| | | 一九九一 | | |
| 八 | 三 | 九 | 一 |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 | | | |
|------|------|---|----|
| 庫 | 文 | 閣 | 內 |
| 二〇六函 | 二〇六七 | | 和書 |
| 一三架 | 八一 | | |
| | 冊 | 號 | 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和 20671 | | |
| 冊數 | 8 (6) | | |
| 函號 | 206 | 238 | |





星巖詩外第一集二

淺草文庫

黃葉山房集

復軒老人梁孟緯著

我我周旋處

蠡能測海海何淺。蠡亦負山山太輕。世上算來多怪事。白頭學究醉談兵。

呂新吾曰。儒者惟有建業立功是難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講學著述。人未嘗盡試所言。恐試後縱不邪氣。其實成箇事功。不狼狽以敗者。定不多人。

趙甌北詩曰。文人逞才氣。往往好談兵。及夫事權屬。鮮見成功名。古來稱儒將。惟有一孔明。寥寥千載後。虞雍王文成。此外白面徒。漫詡韜略精。河橋二十萬。惜哉陸士衡。深源令僕材。聲名喪北征。房琯陳濤斜。車戰旋摧崩。忠如張魏國。五路敗富平。由來非所習。奴織婢學耕。如何紙上談。輒欲見施行。君看雲臺上。何曾有書生。

滿腹經綸似有餘。出言大抵是迂踈。痛哉韓愈瀝心血。光範門前三上書。

呂新吾曰。才有一段公直之氣。而出言做事。便露圭角。是大病痛。呻吟語

又曰。有憂世之實心。茫然欲淚。有濟世之實才。施處輒宜。斯人也。我願為曳屣執鞭。若聚談紙上微言。不關國家治忽。爭走塵中衆轍。不知黎庶死生。即品格有清濁。均於宇宙無補也。

八面鋒曰。六太息之書。不出於漢廷之諸老。而陳於洛陽之年少。三十字之獻。不見於唐室之公卿。而見於晉州之男子。晉州男子見元載傳

百物般般各適用。不論泥壤與雲霄。萬釘寶帶三條篋。

束汝肚皮圍汝腰。隋史楊素傳賜萬釘寶帶。○藥山錄馬祖問見處作廢生師云皮膚脱落

盡唯一真實在祖云既然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

劉子昭曰。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弃。

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成務。

各有宜也。詩云。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

憔悴。此之謂歟。

程巨源曰。天下未有無用之生也。龍之用雲。虎之用

風。馬之用遠。牛之用耕。羊豕之用食。推之凡物。莫不

皆然。可以人而不如物乎。才之用世。洪纖高下。大小

隨所之。至於仙釋之法。棄絕人倫物理。飛升而遠舉。

果何所用於世哉。然自用亦以用世也。

薑桂芝苓。性不同。也能各自奏其功。馬牛一等。見風走。

馬喜逆風。牛順風。

徐氏筆精曰。秦少游傳眇倡云。倡貧不能自贍。與母

西游京師。京師色府也。美盼巧笑。以千萬數。若具兩

目。猶恐不售。况眇一焉。其瘠于溝中。必矣。行抵梁舍

於濱河。逆旅有少年。見而悅之。為留飲。終日。因大壁。

學齋先生遺稿卷二
娶置別第。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飲。少年亦飲。倡疾。少年不飲。或有嘲之。少年忿曰。自予得若人。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奚以多為。楊廉夫傳。啞倡云。倡錢塘人也。生無啼聲。父母欲棄之。年及笄。天質秀利。中益警穎。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塘。聞啞倡名。求見大喜。倍價以聘之。左右曰。倡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愚也。賈曰。婦以長舌敗人之家。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賈侍姬百十人。啞倡寵專房。一飲食非啞倡不甘。賈婦死。推

啞倡為繼。生三子焉。夫倡至于眇啞。宜乎無顧盼者。乃少年大賈娶之。少游廉夫傳之。信乎。物無定價。隨所遇也。

雙目已昏。雙髻華。朝吟暮詠。送殘涯。有生未免貪煩惱。蠟慕腥膻蝶戀花。

書隱叢說曰。猩猩好酒。誘之以酒者。始則知而詈之。繼乃忘之而醉焉。知其為誘。而卒不免於死者。貪為之也。俗所謂識得破。忍不過者。是也。人之有欲而明知。故犯以蹈于網。如猩猩之酒者。豈少哉。

餘冬序錄曰。有漏苦海願超越。無為樂海願常遊。現在福海願恒盈。當來智海願圓滿。佛氏之心。未必無所貪也。

少年有志躡丹梯。太華崧高視尚低。可笑一貪今至老。衣常縵縷飯常藜。

許魯齋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一輟。有造物以宰之。為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適與造物侔也。况為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

以惑其聽。造物無形也。人不可以瀆其公。世之人。役役敝敝於百年之間。守所志之學。將何為。

高瑞南曰。東坡曰。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外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此言深可為不知進退者戒也。夫

人事之役役。計謀之敝敝。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貴。計謀可以立功名。殊不知一作無頃刻自安者。不亦

深可哀也。不足為造物撓。深足為造物笑。遵生八牋

洪還初曰。神酣布被窩中得天地冲和之氣。味足藜羹飯後識人生澹泊之真。

華轂朱輪地望崇。紛紛顛仆墜坑中。從他驕劣嬰孩弄。我是人間不倒翁。

袁漫恬曰。老萊子曰。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箠。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所謂能生我者。能死我也。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莊子之寧曳尾於泥中。有以也夫。

鄭鴻逵曰。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歎曰。仕官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邪。即挂冠去。人謂蜘蛛隱。

程巨源曰。車馬以乘。不若扶筇之適也。珪組以佩。不若紉荷之輕也。官府以居。不若巖栖之逸也。名位以崇。不若嗒然自喪之真也。皆厭市朝而重丘壑之言也。己得而屬厭者。斯人與斯言合。究其終。猶窺望焉。未得而多負者。斯人與斯言戾。究其終。旋悔之矣。魏伯子曰。聖人見天獨真。信天獨切。故其稱說禍福。獨明。凡人不知天命。故其于福也有求。而于禍也有惑。

林下扃門息世機。閒人如我也應稀。滿城拖紫紵青客。

夢落槐窠不得歸。

朱文公曰。人昏時便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葉龍泉曰。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胡蝶也。榮枯黃梁也。

紫柏老人曰。豆在瓶中。春至則能萌芽。人在欲中。覺生則能夢除。故曰。有大覺而後知有大夢也。夫大夢者。併夢覺而言也。夢覺則夢除。覺覺則覺除。覺夢俱除。始名大覺焉。

咄哉。化母弄機關。其雨其晴。不得聞。黑暗女來功德去。吉凶禍福互循環。

日纂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否極泰來。福過災生。此八字閱歷一生。

紫柏老人曰。吾讀易。然後知六十四卦本無常性。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所以性之情之。惡之好之。凶之吉之。循環無端。變化無窮矣。

呂新吾曰。余作身家盛衰循環圖。始而困窮。繼而悔悟。因悔悟而習勤苦。因勤苦而知節儉。由節儉而漸

至於富足。富足之後。則生驕滿。習豪奢。恣淫暴。必至招禍變。仍歸困窮。此循環一定之理。細玩此圖。不惟知人事當修。抑又知天道可懼也。以天所生之物。養天所生之人。均衣平食。俾各不至飢寒。尚不可得。况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飲甘饜濃。踏繡鋪錦。歌兒舞女。醉月眠花。畫棟雕梁。乘堅策肥。其狼籍暴殄之餘。猶足以嘔童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祁寒暑雨。鰲身枯面。枵腹攢眉。兒羸女鬻。終歲辛苦。如馬牛。而一家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軀。孤兒獨老。

菜色鶉衣。為溝中瘠。為道邊殮者。在在有之。彼富貴者之所棄餘。乃不足者之所資以養命者也。既不肯樂施。予以益彼之不足。又不能崇節儉以惜己之有餘。天何親何私。已何功何德。而令久亨此乎。明者觀於目前。其盛衰可歷歷指矣。呂子雜著

誰道荒年百事乖。笙歌聲沸畫樓臺。溝中有瘠道傍殮。不入醉人眸子來。

遵生八箋曰。歲逢水旱。流離滿道。仁人君子。諒皆垂慈。然非虛為歎息已也。或曰。俟其有而與之。何時是

有待其有也。骨已朽矣。分一二口食積之。亦可救饑。施一二文錢積之。亦可度命。若以善門難開。恐其不繼。密持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殘疾者。加之不居名。不露相。救得一人。是一人。施得一日。是一日。囊罄則止。何慮其不繼也。

又曰。問欲救人。而財物不能奈何。曰。救人不徒在財物。或待白其冤。或解釋其事。或以一人倡衆人。或以此勸掖富貴有力者為之。皆救人大德也。

季世人情率皆粹。晨朝暮夜爭錘末。若能振贍及寡孤。

未害銅山裏生活。

王華川曰。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糞蛆不知臭。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於利欲。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悲夫。

遵生八牋曰。節吾一日之肥甘。以飽枵腹。其為肥甘孰大焉。省吾一衣之文繡。以蓋裂膚。其為文繡也更美焉。減吾一事之玩好。以濟無聊。其為玩好尤佳焉。日纂曰。貧賤一無所有。及臨終脫一厭。字富貴無所不有。及臨終帶一戀。字脫厭如釋重負。帶戀如擔枷。

鎖。

又曰。儉與怪原是二種。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百姓租稅輒蠲免。此真儉也。若夫急於聚斂。廣田宅遺子孫。至應酬交際。草惡酸齏。此直貧而鄙耳。夫儉不奪人以奪為儉。得乎。

與作農夫寧敗夫。紛紛逐末就夷途。知之惟是漢文帝。一代三除天下租。史本紀。百姓樂業。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

劉子昭曰。夫螟螣秋生而秋死。一時為災。而數年之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為螟螣亦以甚矣。是以先

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

貞觀政要曰。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咒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王心齋曰。古者田有定制。民有定業。均節不忒。而上下有經。故民志一。而風俗淳。衆皆歸農。而冗食游民。

無所容於世。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衆多。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之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為非。亦不可得也。今欲民得其養。在去天下虛糜無益之費。而制用有經。重本抑末。使巧詐游民。各皆立本。如此則生者衆。而食者寡。為之疾。而用之舒。而財用無不足矣。
四海八荒同一仁。禽蟲歸向。况人民。可知本立靡不化。和氣融冲天地春。

譚景昇曰。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久。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久。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其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以為天下之牧。化書 儉化
又曰。庚氏穴池。構竹為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策焉。辛氏穴池。構木為凭檻。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必踴躍而出。他日聞策策

堂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是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化書

又曰。人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攘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疑上。各有所切也。夫剗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由剗其肌。民之餒也。由奪其哺。嗚呼惜哉。化書

食化

二十四人金谷友。聚如群蠹。散如塵。聖王何以全其樂。

只為能偕天下民。

顧雍里曰。有與民偕樂之心。則凡所以自奉者。必不過於滛侈。而傷財害民矣。故大王好色。公劉好貨。非但公而且正。後世多欲之君。不可以藉口也。

劉起潛曰。華陽國志曰。諸葛亮為丞相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父王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此數語甚偉。非惟可見先主

君臣論治之懿亦因是知先主與元方康成周旋固
有得於儒者之論豈止專於武略而已哉隱居通議

方正學曰三代之化民也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
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為迂孰迂也哉

饑年無策救疲氓正坐官私倉不盈美事傳聞驚喜起

君侯新命淑常平臣虞書來云頃君侯仿常平倉糴米以為豫備

朱文公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
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
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

法亦未嘗不善也

陸象山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
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
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
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糴之以推富民閑廩
騰價之計折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
之匱實為長利也

劉念臺曰余嘗感朱子社倉法以為荒政之前茅無
有善於此者而後世率鮮能行之俗之弊也人樂苟

且之謀事規旦夕之便孰有以王道為心。生民之饑溺為已饑溺者夫。

八面鋒曰法之在天下。惟公私兩便者良法也。便於公而不便於私非法也。便於私而不便於公亦非法也。桑弘羊固嘗行均輸之法矣。然於公則便之於私則未便也。故七福求退賈誼所以言其非。切觀今日之法。糴於民而用。夫所謂楮幣者。此亦一利也。然愚不知止以利官歟。以利民歟。止以利官。恐非朝廷所忍為也。利民則未見利於民。何也。所用之於民亦用

之於官。則上下均利也。今也糴則用之於民。至兩稅之輸而民以與官官不受。與官而官不受。則民持此將焉用之。

六十翁翁何所求。鶉衣露肘雪蒙頭。春花秋月三杯酒。澹蕩聊乘大化遊。

薛文清曰。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本其心而樂。又曰。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其樂可知矣。

陳白沙曰。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

程子曰。受學於周子。周子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爾見茂叔後。吟風弄月。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王龍溪曰。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脫灑。本無礙繫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灑之機。非有加也。二林曰。曉來涼雨過池塘。瞥瞥吹波弄霽光。又是居然一濠濮。游魚與我澹相忘。

張范陽曰。明道置盆池。畜小魚。時時觀之。或問其故。

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葉龍泉曰。觀物者。所以玩心於其物之意也。是故於草木觀生。於魚觀自得。於雲觀開。於山觀靜。於水觀無息。

日纂曰。客喜養魚。或笑曰。若有童心乎。客曰。正以養吾童心也。每讀倦。凭欄靜觀。不覺塵火俱銷。

餘冬序錄曰。程伊川養魚記云。書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吮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小者如箸。支頤而觀之。竟日始

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污池。魚於是時其有是困耶。推是魚孰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歐陽永叔養魚記云。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尺。未嘗植物。因污以為池。求

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為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具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器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傍。不得其所。而群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二先生所記。皆有深論。伊川有慨然欲復古聖人之政。生遂萬類之心。而歐陽不免區區大小之爭。伊川志在天下民物。而歐陽至較量人已。其所存優劣。固不同也。一氣渾然復太初。金張富貴也。遽虛。只能明了生生理。

林類行歌樂有餘。列子天瑞林類年且百歲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遣子貢試訊之
林類笑曰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正蒙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陳白沙曰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

葉龍泉曰天地之間至堅惟金石爾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至堅且然而況於人乎故知神仙可以久

生而不可以長生草木子

薛文清曰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為一

日纂曰賦歛繁矣不稅吟詩論道征求急也幸獨海

月山雲是以藉草班荆安穩林泉之叟披表拾穗道

遙草澤之臞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己以恤物

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

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居腊夜以待旦者勤

憂損命

又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邈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地鬪雷轟。總不知此方曾得自希夷。五十六億七千萬。

睡到龍華三會時。

菩薩處胎經。佛告彌勒。當知汝復受記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於此樹王下。

成無上等正覺。我以右脇生。汝彌勒從頂生。如我壽百歲。彌勒壽八萬四千歲。○下生經。坐於龍華菩提樹下。得成道。樹在華林園。園縱廣一百由旬。大衆滿中。會凡三度。故云龍華三會。

夢溪筆談曰。梅詢為學士。草制思索至再。徐周行廊下。見一老軍。鼾睡。時方暑。以筭擊醒。公問。睡得快活。

否。答曰。快活。公又問。識字否。答曰。不識。公曰。更快活。

也。東坡尺牘云。閒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又徃徃自。

笑。不會取快活。快活字。蓋本諸此云。

癸辛雜志曰。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

史客去。主人醒。一半西窓無夕陽。陸放翁詩也。老讀。

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牀瓦枕。虛堂上。卧。

看江南雨後山。呂榮陽詩也。余習懶成癖。每暑晝。必。

須偃息。客有嘲。奪先者。輒哦此以自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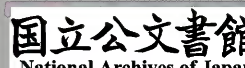
長簾疎簾小院深。午風如水灑衣襟。先生夢作四非觀。

寶象燒殘黑水沈。楞嚴經卷五。香嚴童子白佛言。我觀沈水香氣。寂然來入鼻中。非木非空。非煙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由是意銷。發明無漏。○華嚴經。菩提心者。如黑沈香。能薰法界。悉周遍。又虛空藏經。燒堅黑沈水香。○梵書。阿迦。噓香。亦呼伽羅伽羅翻黑。

白玉蟾曰。神農夢天皇與之。以嘗草玉書。黃帝夢到華胥大庭之國。舜夢拜乎丞。高宗夢得說。孔子夢見周公。老聃夢遊剡賓。此皆夢也。彼乃不睡之睡。非夢之夢也。謂如莊周夢為蝴蝶。又與呂洞賓夢為螻蛄。大故殊途也。南華經云。其寢無夢。其覺無憂。此所以凝神不分。聚氣不散。而然也。彼皆就羲皇心地上著。

到故所謂夢者。乃神交氣合而爾也。非睡中妄想之夢也。若不明夢中無夢之理。則飛識遊魂。泛然而無歸。真然而不返。將見於見聞覺知境界。而化為胎卵濕化之歸也。况夫酬酢萬機。唱賡百念。事物膠擾。方寸不寧。此乃開眼之夢也。何況於睡乎。東坡云。世間無眼禪。齁齁一覺睡者。此也。嗟乎。今之人也。糟醜其一靈。塵垢其一性。甚矣。古德云。幻身是夢。

殘月嵌雲影半明。滿郊風露峭涼生。碧花紅藥秋如錦。人在黃荃畫裏行。元遺山詩。碧花紅藥媚涼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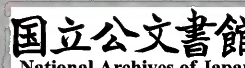


千一疏曰。月之景。四時皆佳也。而獨以秋勝。月之景。終夜皆佳也。而獨以曙勝。人知秋之月。而不知曙之月。法士嚮晦宴息。則睡魔沮之。玉人歌舞達旦。則酒魔亂之耳。行旅之士。朝覲之臣。與夫田工傭作之人。亦常見曙月色界。又以奔走道路。出入殿陛。竄竄力役。安從得優游吟弄耶。
日纂曰。田邊野卉叢叢。偏自幽香襲袂。若在名園中。着意種植。恐未必如是鮮新。而倚雲和露。真時也。命也。地也。

茅齋淨埽晝迢迢。幽夢醒時香已消。錯認叮嚀風鏡語。

小簷雨打美人蕉。本草綱目。一種紅蕉。葉瘦類蘆筍。花色正紅。如榴花。日拆一兩葉。其中有一點鮮綠。可愛。春開至秋。俗名美人蕉。

群談採餘曰。花竹幽窓午夢長。此中暫與世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耶。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此為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則必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為此古今未發之



妙然睡心睡眠之語。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此語。晦
菴偶未之記耳。

愕然驚起。喚衣裾。一抹朝霞照屋除。昨夜夜深和睡讀。
手中留得漆園書。

劉念臺曰。人寐時惟玄惟默。可以證本心。夢時忽起
忽滅。可以證習心。

趙梅峰曰。薛文清曰。人之睡。亦不可不謹。此誠得慎
獨之法。於睡亦謹。則無所不謹矣。孔子寢不尸。可見。
葉龍泉曰。諺云。南人不夢駝。北人不夢象。缺於所不

見也。蓋寤則神舍於目。寐則神棲於心。蓋目之所見。
則為心之所想。所以形於夢也。

竹窓隨筆曰。古云。處世若大夢。經云。却來觀世間。猶
如夢中事。云若云如者。不得已而喻言之也。究極而
言。則真夢也。非喻也。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自老
而死。俄而入一胞胎也。俄而出一胞胎也。俄而又入。
又出之。無窮已也。而生不知來。死不知去。蒙蒙然。真
真然。千生萬劫。而不自知也。俄而沈。俄而外。外而沈。
沈而外。皇皇然。忙忙然。千生萬劫。而不自知也。非真

夢乎。古詩云。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今
被利名牽。往返於萬里者。豈必枕上為然也。故知莊
生夢胡蝶。其未夢胡蝶時亦夢也。夫子夢周公。其未
夢周公時亦夢也。曠大劫來。無一時一刻而不在夢
中也。

伏天爭得一宵清。枕上汗流蝴蝶驚。秋夢為佳不為惡。
只緣涼氣適人情。

沈文憲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無所愧。然後
可以言學。

李二曲曰。或問醒時注意本真。亦覺有此趣。夢裏未
免散亂奈何。曰。夢裏散亂。還是醒不疑一。醒果疑一。
自然無夢。即夢亦不至散亂。

趙梅峰曰。予自壯年。雖盛暑獨寢。耻自見其赤體。必
援衾蓋之。此亦自然羞惡之心。見於寢處者也。即此
一端。其餘可自勉矣。

程伯子曰。人於夢寐之間。亦可以卜自己所學之淺
深。如夢寐顛倒。便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庭階月午夜風恬。金粟花薰秋一簾。好作香湯澆舌本。

琅琅誦徹首楞嚴。

白玉蟾曰。元神夜夜宿丹田。雲滿黃庭。月滿天。兩箇鴛鴦浮綠水。水心一朵紫金蓮。

蘇子由曰。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杜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六根入。每跌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即墮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一冲。冲流入。即是涅槃。真際觀照既久。如淨琉璃內含寶月。

湯霍林曰。心是空的。如何有所。故物來順應。不着一分意思。外雖紛擾。而此心寂然。如風過樹。如月行空。依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纔是正。

暮照紅妝荷露團。預除池閣具盤餐。秋來幸自無陰雨。

夜夜天風送月看。韓退之詩。天風送月來。

南史謝謏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張陽和曰。有壁立萬仞之節槩。乃可以語光風霽月之襟懷。

象山語錄曰。一夕步月。喟然而歎。包敏道侍。問曰。先

生何歎。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風磨秋旻絕點塵。月兒次第換容新。弓般纔過又舟樣。今夜十分光滿輪。

晉書曰。會稽王道子。夜中夜坐。月色無玷。歎以為佳。謝重率爾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道子曰。卿居心不淨。乃欲滓穢太清。

鄭漢奉曰。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自山中還。時暑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三更後雲始解。月色正午。溪面如鏡。平。月在波間。不覺水流。天真瀟然。並溪居人。

樓閣相上下。時聞飲酒歌呼。襍以簫鼓。計人
人皆以極欲為樂。然不過有狂樂淫聲。不失
此時節耳。安知吾二人真有此月乎。咏李太
白。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
意况爽然。

良宵無客不登樓。一老坐窓披弊裘。天上多情惟有月。
照人歌笑照人憂。

吟窓雜錄曰。古詩云。薄帷覽明月。清風吹我襟。曹子
建云。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又曰。圓影光未滿。衆

星粲以繁。庾肩吾云。星流時入暈。桂長欲侵輪。寥疑
云。孤光吞列宿。四面絕微雲。又云。一片月生海。幾家
人上樓。陳陶云。好看如鏡夜。莫笑似弓時。又云。忽生
雲是匝。高以月為臺。周朴云。巷有千家月。人無萬里
心。胡汾云。桂根寧有土。光外更無空。張夫人云。暗魄
初籠桂。虛弓未引絃。

群談採餘曰。東坡居穎。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
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人未及也。

但空中柴解外纏。人生何往不儵然。雨聲燈影秋蕭瑟。

讀到南華第六篇。

陸象山曰。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沈重了。

薛文清曰。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徐存齋曰。人心惟至虛。故至窮。若着一物。便窒而不能應。只如好善惡惡。本所當誠。然一留滯於胸中。便是有所念懷好樂。將流入於親愛賤惡而辟。故須是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乃可謂之正心。孟子謂存心。亦只存此本體而已。

霜露交降。風更凄。兩間一氣。物皆齊。看看妙用。無餘欠。催發黃花。繼水犀。

朱文公曰。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同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為仁。然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為之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

司馬溫公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草木子曰。草木一莖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葉。相傳而生也。經千年不變。其根幹有生死。其神之傳。初未嘗死也。

又曰。世間小蟲。如一絲半粟之細。以至目不可辨。而手足頭目。動靜食息。無不皆具。此可以見天命之流行。無一之或遺。無微之不入。

霜葩月藥滿籬秋。亦是柴桑處士流。采采泛觴聊一醉。

人生誰得到無憂。

林和靖曰。陶淵明無功德以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為進。甯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餘冬序錄曰。朱子言。陶淵明亦是莊老。真西山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詞若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如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未

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虛玄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有曠世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羲熙以後。不著年號。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拳拳王室。盖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啣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高卧北窓。羲上人。嗒然自喪。得天真。無官可解。兼無子。

我比淵明貧更貧。

王心齋曰。隱居以求其志。求萬物一體之志也。

呂新吾曰。孔顏窮居。不害其為仁。覆天下。何則。仁覆天下之具在我。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

又曰。士君子在塵世。擺脫得開。不為所束縛。擺脫得淨。

洪還初曰。勢利紛華。不近者為潔。近之而不染者為尤潔。智械機巧。不知者為高。知之而不用者為尤高。云是今冬時氣暖。水渰野菊尚留秋。驟寒一夜霜如雪。

催得先生贖敝裘。

鄭漢奉曰。貧賤不如富貴邪。抑富貴不如貧賤也。人莫急溫飽。華飾美矣。然補破遮寒。溫則一也。盛饌美矣。然糲食充饑。飽則一也。委積愈厚。鞭笞愈切。鬚鬢愈白。計慮愈深。第宅田園為子計。又為孫謀。飲膳失期。夜分莫寢。貧賤者無是勞苦也。肥甘乃致疾之媒。粉黛乃喪身之具。動由順境。少摧挫。或飲氣而亡。素處養。見風霜輒沈疴。莫起。貧賤者無是脆弱也。損久致富。召怨實多。官爵雖高。冰山更險。貧賤者無是

驚危也。孰謂貧賤不如富貴邪。然則富貴傲貧賤。惑也。貧賤諛富貴。惑之甚也。

謝在杭曰。昔人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憤世之言。非至當之論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人之心。豈迥與人殊哉。惟不以其道得之。故棄之若浼耳。後世名高之士。平居大言。矯枉過正。勝於聖人。迨其利交勢怵。往往不遑寧處。而失身濡足。為天下笑。蓋其中未能自信。而特大言以欺人也。

隔水人家成一群。炊煙簇簇白於雲。曉風作意不吹散。
曳作山腰千幅帶。

羅念菴曰。念在家時。每為外境所擾。苦無所避。恨不
踵康節百原山中故事。屏居巖谷。與世不聞。靜觀吾
心存亡有無之故。以盡去其渣滓。然卒不得便。近入
山月餘。內境之擾。又無所避。不覺爽然。始知在山在
家。無所去取。內境外境。本自相緣。僕不能視在家如
在山。其擾於外者。復擾於內。亦何怪也。然不因在山
即不自知。以其在山而後知。則在家有不盡知者矣。

既不盡知。安能盡除。譬之濁水。乘風揚波。渣滓不見。
置之靜地。清濁漸分。濁水既除。動靜何擇。心既有擾。
須以靜除。欲其盡除。必令盡忘。內外俱忘。動始不動。
質之定性語。亦不殊。從此靜坐。頗不厭苦。縱使不能
盡如古人之在山。當亦不似前日在家也。寄聶雙
江書
魏叔子曰。居山須鍊得出門人情。出遊須留得還山
面目。

石澗無聲水欲乾。林林葉脫曉風寒。盈尺書窓無所得。
羅收三十六峰看。

日纂曰。唐人有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蓋嘆世人希進躡榮。而莫知止也。羅念菴先生
有詩曰。獨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團蒲。而今始
解閑非偶。到得能閒幾丈夫。王守溪先生詩云。橫林
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身
於天地復何求。三峰有意當窓見。一水無聲繞檻流。
試問人生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

倪白窓曰。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即生物不茂。其勢奔
赴溪谷合巖回環者。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
氣散走難畜聚。故生物之力薄。回環合巖者。元氣至
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即
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驗
之人。其峻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
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沈者。所蓄必多。於物無不容。
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山水之間。可
以進德矣。

慶應乙丑

星巖先生遺稿卷二

星巖詩外第一集終

出雲

松本龍尺木

校

平安

宇田淵士潜

